

生命存在形态的矛盾对立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人物的存在密码

王若雨

(贵阳市城乡建设学校,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 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法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最具影响的代表作之一, 在他关于存在的诗意思考的小说观中, 这部作品可看做是其探索人类存在本质的集成之作。小说开篇以尼采的“永恒轮回”作为生命存在的思考情景, 通过人物的行动与思考展现了轻与重、灵与肉等生命存在形态的矛盾对立和自我的无法把握。

关键词: 生命存在; 矛盾对立; 自我把握

迄今为止,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已被译为 20 多种文字在 37 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他以探索存在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观点受到世界文学的关注。

1985 年, 李欧梵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的《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 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中向中国文学界推荐了小说家昆德拉之后, 昆德拉的名字才逐渐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

国内大众对昆德拉的大概了解则是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译作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1988 年美国版) 中获取的。其中公布过的书评中有这样的描述: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应是 20 世纪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之一, 而昆德拉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并借带来盛名和荣誉。

中西读者、评论界都对这部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可见这部作品在思想高度和艺术造诣上集中了昆德拉前期作品的精华, 将其对生命存在的思考推向了巅峰。

昆德拉借助于对被前苏联霸权主义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命运的描叙, 提炼出了一系列具有内在张力的存在密码: 重与轻、灵与肉、媚俗与反叛、强力与软弱、反叛与妥协、非此不可与别样也可, 利用这些密码, 深入探索自我与存在。

一、“重”与“轻”之间的徘徊

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 生命的每一秒得以无限重复, 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反之, 如果生命转瞬即逝, 不会重复, 那么无论美好、残酷都没有任何意义, 也正是人们所不能够承受的生命之轻。

在现实的生命历程中, 经历的一切不可能轮回往复, “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 也不能在来生加以改正”。主人公托马斯便是在这样一番情景中诞生的, 站在公寓的一扇窗户前寻叩问存在的轻重。

外科医生托马斯十年前与妻子离婚, 在认识特蕾莎之前, 他一直轻松自在地生活着, 脱离了妻子、儿子和父母, 与众多女人

保持着“性友谊”的关系, 抛开世俗的沉重责任, 寻求一种“轻”的愉悦。

在波西米亚小镇上做女招待的特蕾莎, 在他认为是因“六个偶然”闯入他生命中的女人。特蕾莎第一次来布拉格探望托马斯时, 偶然的发烧就让托马斯打破了自己不留女人过夜的原则。托马斯不能够对她视若罔闻, 甚至认为她也只是被人盛在涂满树脂的竹篮中随水飘来的。

他对于与他人同床共眠就睡不着的的自己竟然沉睡于特蕾莎身边震惊不已。之后他总是盼望着与特蕾莎同眠。在爱上特蕾莎的同时, 托马斯仍然放荡自己的行为, 继续他探求女人百万分之一不同的性冒险。

在他看来, 性与爱是可以分离的, 爱情就像他渴望与特蕾莎的共眠, 而不是性欲, 因此保持与其他女人的“性友谊”与深爱着特蕾莎并不矛盾。最终对特蕾莎的爱, 让托马斯重新走进婚姻的束缚, 由此陷入了爱情与婚姻带来的必然性沉重, 其中书中描述到在情妇眼中, 他是带有罪恶烙印的, 而在特蕾莎眼中, 他却是与别人幽会放浪不羁的。

但是即使这样, 他也不能不再进行性冒险, 于是只能在重与轻的纠缠中挣扎。人生中往往会由于客观环境所迫而困在陷入一种“这是命运”的困境中, 而这样的选择造成的后果由多种可能性, 也许是美好, 或许是伤害。

托马斯所并不在意因选择而附带有利益得失, 而是它对于人的自由意志的禁锢。他也只是在全力证明人是有选择自由的权利的, 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使得自己处于“非如此不可”的范畴外: 当他的妻子阻拦他与儿子的见面, 他选择了永不相见; 面对为了表明自己的模范态度和正义感和媳妇保持良好关系而疏远他的父母, 他选择与他们决裂。他打破了世俗道义中丈夫、儿子、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以“别样也行”的取舍为自己争取到了轻松的处境。

他没有听从官员的劝说, 背叛了对他来说“es muss sein”(德语: 非如此不可) 的医生职业, 成为一名玻璃擦洗工, 在这种“别样也可”的生命之轻下, 他已经体会到只要不在乎就能够带来快乐的快感。到最后他接受了特蕾莎移居从村的请求, 彻底断绝了所追求的性冒险, 也不再去拿解剖那人保险箱的刀。

我们探秘托马斯的人生历程, 无论现实与精神, 都是一条下行线, 从医生跌落至清洗工, 最后定居乡村。放弃了“轻”之自由, 放弃了对女色的追逐, 放弃了医生的职业, 放弃了留居苏黎世的宽松环境。在一切都“别样也行”时, 是否“非如此不可”

已无立足之地?当然不是。托马斯每一次放弃的缘由都是特蕾莎,对特蕾莎的爱是他“别样也可”的选择背后潜藏着的内在的“非如此不可”。

二、“灵”与“肉”的统一与分离

特蕾莎与托马斯深爱对方,但他们对于“灵”与“肉”的态度截然不同。托马斯爱特蕾莎,所以他并未在她身上探索那虚幻的百万分之一,同时他又保持着与众多女人的性友谊,而在托马斯身上的灵魂与肉体是能够分离和割裂开的,他也在此过程中享受着生命之轻。

特蕾莎爱托马斯,即使无法忍受托马斯的不忠,也只能任自己陷于嫉妒和惶恐中而无法摆脱,灵肉统一的意志令特蕾莎活在生命之重中。她无法接受托马斯关于性、爱分离的理论,认为对她肉体的不忠即是对她灵魂的背叛。

特蕾莎渴望透过肉体审视自己的灵魂,常常对着镜子观看自己的身体。儿时记忆中母亲无差别的肉体观念使得特蕾莎深感内疚与惭愧,他自以为的对肉体无差别的认知,也是对灵魂存在区别的否认。

她尝试过逃脱和远离,却又走进托马斯的灵肉分离世界。为了检验灵与肉分离的可能性,她主动接受了一个陌生工程师的邀请,在迷乱中与工程师发生了关系。

她的灵魂并不赞成这件事,但她的身体背叛了她的意志,当高潮到来时她跌入了更深层的恐惧,灵魂足够膨胀时会逃出肉体,而肉体也能够一定情况下脱离灵魂的控制。特蕾莎的痛苦来自人类的永恒追问:如果肉体不是灵魂的依托,那么灵魂又将依附于何处?这样的困惑使得特蕾莎看着镜子前的自己感觉很陌生,却依旧指定给她而不是别人。

在回答法国著名文论家克里斯蒂安·萨尔蒙的问题时,昆德拉举了狄德罗笔下的宿命论者雅克的例子说明是无法在行为举止中掌控“自我”的。

而其中对“自我”的具体阐述“但是对自我的探索又一次以悖论告终:观察自我的显微镜的倍数越大,自我以及它的唯一性就离我们越远。”那么究竟能否把握“自我”呢?昆德拉的回答是“当然不能”。“灵”与“肉”是人类构成和存在的基本要素,也是生存悖论的重要体现,它的冲突体现了人类对自我把握的无能为力。

三、媚俗与反叛媚俗

“媚俗”作为小说主要人物萨比娜和弗兰茨的存在处境的关键词,其主要含义是为吸引观众而显得矫揉造作的戏剧艺术。基于昆德拉的观点,媚俗并不局限于艺术的范畴中,甚至会渗透在政治、文化当中,而在人类共同生存发展中逐渐演变成一个基本特征,并且有着美化思想、拒绝真实的作秀姿态。即将出现在人类生存中却不被接受的一切事物都排斥在外。

“背叛”是萨比娜的存在密码,她的一生都在以背叛来反抗媚俗。媚俗是横陈在她与情人弗兰茨在之间的一道鸿沟,她是媚

俗的批判者,而弗兰茨是媚俗王国的追随者。他们彼此作为对方的对立面而存在,因此不可能并肩同行。

青年时代萨比娜被父亲逼着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她逃避每一次的“五一”游行,称之为媚俗的模板。使得萨比娜无比反感恶心的并不是丑陋的世界,“而是这个世界所带的漂亮面具,换句话说,也就是媚俗。五一节,就是这种媚俗的典型。”

她只身前往布拉格,脱离父亲和家庭;在大学里,她的绘画撕裂了表层的精致,背叛当时盛行的现实主义;她背叛了与离经叛道的二流演员的婚姻,当弗兰茨对她着迷,向她求婚时,她却感到害怕,最终选择继续她的背叛,离开了他。

在另一端,弗兰茨乐于将自己融入公众生活,渴望与周围的男女并肩同行。萨比娜并非从道德、伦理、政治的层面反抗媚俗,她的反抗是美学层面的,正如乡间墓地之于她“宛如摇着摇篮的女人一样美丽”。

而对于弗兰茨,“墓地只是一个倾倒地骸和乱石的垃圾场。”萨比娜对墓地的感情在弗兰茨的认同中无疑是另类的,完全站在了媚俗的对立面。她没有屈从“美化思想、拒绝真实”的普遍的思维与行为定势,虽然以一种追求生命之轻的方式而存在,但却让人看到生命自身的意义与存在的尊严。

四、结语

总而言之,如昆德拉在书中所说:“小说人物不像生物那样诞生自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景,一个语句,一个隐喻。”“重与轻”中诞生了托马斯,特蕾莎产生自“灵与肉”,“背叛”媚俗造就了萨比娜。昆德拉将集权统治下的捷克作为能够显示出人物存在处境的背景,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三位主角对生命之轻重的选择,其对存在可能性,自我的无法把握的深刻见解,在辩证矛盾的思考中得到展开,展示了在轻重的对立与转换中的人类生存状况。

参考文献:

- [1] 彭少健. 米兰·昆德拉小说:探索生命存在的艺术哲学[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9.
- [2] 米兰·昆德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3]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4] 李凤亮. 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 [5] 张杰. 在小说中思索,在思索中存在——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走进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世界[D]. 南京师范大学, 2007(5).